

宋史

百一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一

宋史四百一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爲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贛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贛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閤門祇候。時閩地多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爲統制。漳州駐劄，敏按諸郡要害，凡十有三處，悉分兵扼之。盜發輒

獲贛州齊述據城叛嘯聚數萬將棄城南寇敏聞之曰贛兵精勁善走嶮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衝江湖閩廣騷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踰月朝廷命李耕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閔爲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汴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救江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又說閔邀其歸師復不聽

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敏爲神勁  
軍統制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  
北伐浚欲以敏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  
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  
屯盱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  
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  
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焚其舟追至沛城復敗之  
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居  
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効鷹犬況敵情多詐和不  
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

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爲四軍升敏爲都  
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  
厚皆增舊制自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  
運河通泄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款  
本朝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  
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適屯  
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罪乃召敏  
爲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金兵每  
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潛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  
楚州城池蓋楚州爲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

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入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鸛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爲南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團練使罷爲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蘄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

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事機復請分東西爲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

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曦爲文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志心六年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



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爲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權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

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爲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裹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

其旗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邪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鄧友龍爲宣撫使檄倪還惟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

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  
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旣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  
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  
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  
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  
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携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  
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師勒蒲察完  
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灘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  
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  
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

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厖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填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旣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

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擎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

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桀驁再  
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  
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軍  
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  
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  
尉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  
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威聲始著  
遂爲名將云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  
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利西安撫

司幹辦公事調曲水丞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食丙以家財即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爲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旣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爲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繇西和入成州師潰曦



置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曦  
已潛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還興州留丙魚關已  
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寅金人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  
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州以和馳書諷松去癸酉曦受  
金詔稱蜀王榜諭四川三年正月甲午曦僭號建官稱臣  
於金以其月爲元年改興州爲興德府以丙爲中大夫丞  
相長史權行都省事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  
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琰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  
何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子文有  
才足能辦此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事旣熾丙不得

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謀  
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州逐王人擅財賦丙  
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及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譁者  
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曦僭位凡四十日三月戊寅  
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効待罪函曦首  
級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  
初聞變莫知所爲韓侂冑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  
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  
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曦  
謀不軌爾爲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爲蜀禍故權且從

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  
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  
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  
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  
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  
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  
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  
速還鳳州以關鑰付庸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  
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  
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進表之

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源遣其親校傅檜愬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䟽勾閒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恟疑虛喝以攻爲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爲掎角又增堡雞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

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爲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砦前即馬嶺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爲掩擊之備矣又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逮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爲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爲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後民不聊生請蠲租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玠至挺曦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

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  
詔皆從之時方信孺使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興  
師之人侂冑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  
士戮力赴功侂冑旣誅賜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二十四  
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  
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  
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  
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  
論者肆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諜知金  
人遷汴關輔豪傑款塞願降者衆丙以爲此正冉閔告晉

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勅大成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章徠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併徠劾之徠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閤門舍人璵錫命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宋師所至輒

潰散入巴山十二年聶子述代之時丙之子癸仲知果州  
子述即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  
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  
之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仲  
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滅丙  
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  
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曦之變張方  
首奏勲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  
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  
定耳李壁李真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乙未



丙至果州是日賊焚蓬溪縣已酉詔起丙爲四川宣撫使  
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  
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  
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昔秦使甘茂攻宜陽至  
質之以息壤在彼魏使樂羊攻中山至示之以謗書一篋  
君臣之間似不必爾然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  
嫉而得況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  
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  
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甚  
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燿竹帛朕甚慕之今蜀道倣擾未

寬顧憂朕起卿燕間付以方面而卿忠於報國誼不辭難  
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愧於李郭矣勉圖雋  
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煇改知興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  
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  
汲之路以困之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  
丙命臠王大才以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  
之庚戌班師廼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  
三秩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  
少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  
核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俾之措置

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即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絕產首白契訐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儻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修嘗雅責揚嗣勲不能舉義誅叛嗣勲云德

修特未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  
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械送大安窮治之  
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  
秦鞏鳳翔委丁燾節制師次于鞏夏人以樞密使竈子寧  
衆二十餘萬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旣而攻鞏不克乃  
已丙卒訃聞以少傳致仕輟視朝二日贈少師賻銀絹千  
計賜沔州祠額爲英惠廟理宗親札賜謚忠定丙所著有  
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  
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

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曄以右職  
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  
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  
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軍統  
領張林者力能挽兩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  
人皆爲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賞林等憾之時林在  
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締結并集忠義人朱福  
陳安傅檜之徒曦脅安丙爲丞相長史丙稱疾眉士程夢  
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  
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

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爲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李好義好問亦結李貴楊君玉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信巨源曰吾今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源以告丙明

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鄉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  
談才略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決君王先屬其鄉人白  
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爲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  
好義憂事寢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  
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執殺  
之衛者始拒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宣詔以曦首  
徇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奏功于  
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破  
關外四州爲蜀要害蓋乘勢復取好義亦以爲言丙慮軍  
無見糧巨源力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爲隨軍措置

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  
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  
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關  
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邦寧以沔兵二千策應巨源  
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并其子揆  
丙遂以忠銳附偽賀表聞于朝且待罪先是獎諭誅叛詔  
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  
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夔  
誅祿榘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榘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  
判耶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



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朝而從興  
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冑輅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  
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  
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州治俟  
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有以發也會巨  
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自  
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巨源方與  
金戰敗於長橋丙乃移書召巨源巨源疑焉有梁泉主簿  
高岳成者巨源薦爲隨軍撥運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  
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命輅收巨源

巨源殊不知以爲謁已也語畢輒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則已爲驅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閹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癸酉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父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殪聞宣撫司後數日丙命

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聞者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爲文以弔其辭尤悲切巨源之屬吏也李壁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人情洵洵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變請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弗樂浸潤不已積成此禍成忠郎李拱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寃朝廷亦念其功賜廟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特賜謚忠

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建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禧初韓侂冑開邊吳曦主師好義爲興州正將數請出精兵襲金人曦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

等女弟夫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人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曦嘗授丙僞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既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廼約彪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夜饗士麾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

決于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旣行小將祿禕引十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誓於衆曰入宮妄殺人掠財物者死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衛千兵皆棄槌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

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僞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

敵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贍其家後吳玠爲請謚曰忠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爲終身行此足矣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旣誅好義集于丙家王喜後至心懷衰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



瀉而昌國遁矣既殮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寃之號  
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  
刃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愎誅曦  
之日不肯拜詔遣其徒入僞宮虜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  
人其後欲戕好義爲曦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  
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出兵於船柵嶺鋒未及交棄軍先  
遁金人遂由黑谷長驅入境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  
荆鄂都統制而死

論曰陳敏善守畢再遇善戰張詔出使不辱國爲將得士  
心趙汝愚薦爲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曦也曦之畔向非

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卒以是  
殺巨源何其媚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竟爲王喜  
所圖宋知喜爲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而不  
爲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旤乎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二

宋史四百三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魯國軍前中書省丞相監國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  
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累以  
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八年  
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  
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

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辟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郡寢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脩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

湖北安撫司事兼權荆湖置司時金偏於兵計其必南徙  
日夜爲備荆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  
遏其衝進右文殿脩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  
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  
部侍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  
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倫慶  
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  
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  
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  
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

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䟽力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于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翰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

人朝進莫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灤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葵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化境出砦于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



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併東師肄于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訛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軍民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詣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于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比陽

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  
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  
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  
犯淮西樞密完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  
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栢兵擊其東再興敗  
金人于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蘄黃繼陷詔趣  
方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  
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  
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  
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顯謨閣直學士太

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  
使歸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  
日紀綱引再興卧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  
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  
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謚忠肅方起自儒生帥  
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  
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  
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  
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如陳晔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諸  
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

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董蕤范葵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擇令堂差涉至邑請城之役興以憂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通判真州改大理司直知盱眙軍淮人季先沈鐸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鐸遣周用和說楊友劉全李全等以其衆至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珪等反斃鐸于漣水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德廣等以漣水諸軍度淮屯南度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

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啗餒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諭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僕散萬忠盧國瑞等數十萬大入且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等爲金用亟遣陳孝忠向滁州珪與夏全時

青向濠州先平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  
監軍數日孝忠捷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  
時金人環百餘砦攻具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  
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南渡門之  
變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降置弗問平等尚懷異志涉密  
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  
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孝忠夏全爲兩屯李  
全軍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  
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朝廷  
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海州復取密濰王

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棣淄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洺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太府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十餘萬衆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翟朝宗等爲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爲之用逮爲主帥所爲反是積怨旣多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爲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志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曷若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破黃陷蘄安

慶甚危全馳至遂定全至又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葵遇犄角連戰俱勝遣彭義斌等進至下灣渡盡掩金人于淮遷權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蘄州受圍徐暉往援乃鼓衆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前帥不敢問涉斬暉以徇諸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拱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朝廷喜璧之歸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當思今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璽賞爲節度使涉又言盜賊血氣正



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邪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彊起視事金將時全合連孛朮魯答哥率細軍及衆軍三道渡淮涉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旣歸宋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它軍不及也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旣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卒超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涉父偉嘗守開江貽書丞相趙雄極論武興守吳挺之橫它日陛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兵權孝

宗嘉納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愬十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棗陽京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孟宗政陳祥分三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出一陳復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藉山谷間授神勁統制又犯棗陽再興率師赴援金人聞風夜潰旣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

十路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垣者佯走金人爭垣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剏對樓鵝車革洞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氈列陳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大戰于范家莊金人敗追之至泊湖禽其巡檢亢師禮酒都監納蘭福昌降其壯丁獲牛馬甚衆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再興又破順昌縣奪甲馬三千破浙川鎮殺金人三百追至馬磴砦焚其城柵又敗

其護駕騎軍于灤河入鄧州破高頭敗其步軍五千騎軍  
五百焚其積聚遂營于高頭進攻唐州至三家河金騎軍  
二千步軍七千出城迎戰又敗之死者十七八追及城下  
金將從義者收殘騎三百奔城再興據門拒戰斬從義遂  
圍唐州分兵焚蕩州境截其歸路砦于久長嚴陳以待之  
搜勦殘兵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衲撻達金兵殲乃斂髑  
髏立人頭堠尋以病卒子世達亦以名將稱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  
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間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  
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游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

之補承節郎棗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  
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棗陽  
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  
陳祥分爲三軍設覆三所蹀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棗陽  
圍急宗政午發峴首遲明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  
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眠事一愛僕  
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隄積水修治城堞簡閱  
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興合  
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  
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鎬以絢鈴自警

鈴響則大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樓棚列甕瀦水以隄火募砲手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堦城運茅葦直抵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剋戰棚防城損穿窬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鞀以熏之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頽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

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  
金人摘彊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濡革蒙火山  
覆以冰雪擁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  
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  
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斫至是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  
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  
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  
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忿砲愈急會王大臣領銳卒一  
千冒重圍轉闢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  
晡至三更金人橫屍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走

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戰守功升武功大夫  
兼閣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置司以湖陽縣迫境金兵  
檄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拔燔燒積聚夷蕩營砦俘掠以  
歸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爲荆  
鄂都統制仍知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陳廼於西北濠外瀦  
水爲濘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  
爲給田卹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團練使  
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賢樂善  
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爲罷市



慟哭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馬給米五石騎軍利其餘以自給總領覈實裁抑威逃去帥郭杲使其父招之歸送隆慶府後軍倣用威貧甚賣藥自給或言其才勇乃令戍邊開禧用兵威與金人戰輒捷屢以功補本軍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西和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升縣爲軍命威爲守屢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丁父憂服除帶御器械久之調荆鄂都統制襄陽府駐劄改沔州都統制嘉定十二年金

人分道入蜀犯狄池堡又犯白環堡威部將石宣董炤連卻之既而金人犯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黃牛堡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已破武休遂陷興元又陷大安軍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復以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弟失威心奈何且金人在東非威地分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且

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于金斗鎮金人雖敗未退威頓兵不動潛遣石宣等襲于大安軍大破之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俘其將巴土魯大將包長壽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帕蒙首號紅巾隊焚利州殺總領楊九鼎破閬果入遂寧游騎在潼漢界將窺成都制置司謂賊勢欲西非威不可禦乃遣威提精兵六千人自劔縣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自遂寧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糧道晝夜迫之未幾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

許之遣王仕信會夏人于鞏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立等分道並進威向秦州議初起威謂金人尚彊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黽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于利州終揚州觀察使威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憚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鷟眼威立淨天鵝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楮號紫太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陣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

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於市迄無敢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旣分宜其才之各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

范葵宗政子珙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賈  
涉居方面亦號有才及其庶孽竟至亡國爲可歎也張威  
者善於御衆故所至立功云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二

卷之十

七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三

宋史四百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歸國重節書丞相歸國鎮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孫逢吉

章穎

商飛卿

劉穎

徐邦憲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未弱冠遊京師入太學靖康元年金人侵擾朝廷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其年冬再犯京師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怯懦以自守閉關養



敵坐受其敝屬康王起兵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  
爲大元帥擁兵鎮撫河北以擠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  
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用爲參謀遣如康王所宰相  
何梟執異議以道梗爲辭不果遣京城失守若海述麟爲  
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縋而出謁康  
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異姓僭竊宜蚤即位以圖中興一  
日間三被顧問補修職郎充帳前差使高宗旣即位推恩  
改承奉郎遷江南經制使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五府交  
辟改屬右府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  
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

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廼往見浚  
極談終日浚大驚辟以自隨以親老辭繼論軍食迂執政  
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  
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  
屯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得若海道中喜甚謂曰  
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  
敗逆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辭旨明暢允文  
大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  
馬友同歸朝廷用一見以其衆二十萬解甲效順惟成疑  
貳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玉林

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翼日成遂遁若海遺宏書使刺成以自歸宏得書圖成而力不勝復走長沙刺友羣盜解散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招討使張俊俊乃班師凱旋軍容愈盛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朝廷悉用之其後李宏爲劉忠所并死長沙劉忠爲韓世忠所破走劉豫曹成走廣而復降湖湘遂安尋復承務郎監潭州南岳廟通判辰州紹興九年復三京祇謁陵寢事還以前功旬月四遷至承議郎通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太尉劉錡甫至衆不滿三萬遣人丐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

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辟淮北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拓臯之役復以勞兩轉至朝散郎通判洪州未上丁內艱服除添差通判信州秩滿遷湖北帥司參議知道州陞辭得對上曰父不見卿卿向安在授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時方經略中原朝廷議起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豁達高亮深沈有度恥爲世俗章句學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張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父貫右通直

郎累贈太中大夫運年二十五以太學生登宣和三年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調桂陽監藍山縣丞縣闕令運攝縣事縣與諸獠接壤因俗爲治吏民安之臨武寇與諸獠合大剽掠運親帥兵禽之遷潭州攸縣尉高宗南渡劇賊王在據岐山潭帥徵兵戍岳運將二千人先至岳賊平改臨江新淦丞縣新被兵令不能支沿江撫諭使張匯劾罷之以運攝縣事運撥煨燼考版籍正租賦數月之間敝除而民定紹興五年通判鼎州賊楊么黃誠擁衆數萬殘破城邑跳梁湖北高宗遣張浚以都督董師岳飛以招討舉兵擊之賊率輕銳徑趨武溪南興以臨鼎州城中大震運與

太守程昌寓勒兵登城控扼上下以張其勢賊宵潰遭賊  
雷德進柵險稱亂帥檄運討之運將都統梁吉等率兵直  
擣其巢破四十二柵降其衆移貳濡須金人犯廬壽等州  
大將駐兵淮壩以拒之運給餉未嘗乏絕歲餘以親老還  
江東寓居鄱旣而丁母及父憂服除起知桂陽監五月而  
境內稱治與部使者奏升監爲軍大脩庠序之教祠漢以  
來守令有功德於桂陽者衛颯唐羌等七人于學刻續顏  
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之脩德而務本召入  
對除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召爲度支  
郎中臨安樓店務錢歲三十餘萬緡請以十萬歸省額戶

部所儲三佛齊國所貢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餘萬緡請分送江浙荆湖漕司賣之以糴軍餉及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事皆施行兼樞密院檢詳遷軍器監尋改大理少卿請正兩浙鹽法以寬私鬻之禁紹興永裕昭慈二陵官地與民犬牙相入請縣重價聽民持券獻納以免誤犯之罪尤明於治獄獄爲之空拜刑部侍郎言諸斥逐累赦未還者宜從湔洗諸申請條制多重復牴牾失於太煩諸編置不以赦原不以陰論之類失於太重外路刑獄三經翻異移送大理刀鋸數施非所以示遠及諸不便皆從之又請廣儲蓄興鼓鑄脩

屯田作鄉兵亦皆聽納兼權戶部侍郎時久雨傷蠶麥及  
邊報有警詔侍從臺諫陳弭災禦侮之策運言天災人事  
有甚可畏而不足畏者視吾政之脩不脩有甚可憂而不  
足憂者視吾自治之善不善及宜邊淮建三大鎮以守之  
會金人渝盟特遷戶部侍郎以專餽餉丞相陳康伯議遣  
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紛運直入贊決以爲上策  
金人果敗走因上疏乞降詔撫將士蠲租賦遣信使結豪  
傑堅城守督漢中將士趨關陝以制其後置四鎮三帥於  
兩淮襄漢之間以爲內固以圖進取以御營隨軍都轉運  
使從上勞師江上及駕還因入對固請補外乃授集英殿



修撰出知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殫勞徠安輯之方嚴  
斥堠攻守之備理財賦造戰艦繕甲兵申禁令民賴以安  
孝宗旣受禪運亦請老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乃復祠祿乾道七年鄱大饑運  
首發粟二千石以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上章致政  
不許以疾卒贈少師左光祿大夫官其後三人嘉定六年  
贈開府儀同三司

柳約字元禮秀州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  
爲霸州教授徙睦州入爲辟雍正遷博士改宣議郎充廣  
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屬辭粹微大爲學者師慕提

舉福建鹽事召對論內外學政次乞罷內外官到堂日投  
牒求官以厚風俗授秘書省校書郎進著作佐郎徽州司  
錄改通判宿州召拜監察御史靖康初兼權殿中侍御史  
論三鎮不可棄改尚書工部員外郎進左司員外郎父憂  
去官服除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  
宗將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  
圖閣知台州未赴徙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節制管內軍  
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  
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悉力扞禦境內按堵則慨  
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

守郡如故詔以軍興費出無藝吏慢弗虔柳約獨謹賦輸  
率先程督進秩一等又詔約郡當兵衝而能不辭難不避  
事益嚴列柵保綏一方朕甚嘉之其以約充集英殿修撰  
召入對獎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於是感激盡言凡例  
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  
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皆人不敢  
言者又言軍興科需百出望官戶名田過制者與編戶均  
一科數請增諸路酒錢其半令提刑司椿管以備軍費皆  
從之會高麗請修貢議遣使報聘上顧廷臣無出約右加  
試戶部侍郎充其選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言者誣以事

罷爲提舉太平觀居七年復秘閣修撰金人歸侵疆起知  
蔡州被命而往一無顧避旣而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  
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未幾以敷  
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性至孝母病  
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壽母尋愈約竟先母兩月卒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井研人生四年知讀書八歲能屬文  
少長通古今推迹興廢洞見根本慨然有志於天下紹興  
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  
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  
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中乾道

二年進士第時朝廷旣罷兵而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義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焉絀下第調邛州安仁縣主簿歲大侵飢民千百持鋌棘大呼響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爲亟出慰勞遣之教授成都府時虞允文撫師關上辟寘幕府用舉者改宣教郎知饒州德興縣專尚風化民有母子昆弟之訟連年不決爲陳慈孝友恭之道遂爲母子兄弟如初間詣學講說邑士皆稱蜀先生罷百姓預貸償前官積逋踰三萬緡民病差役舜臣勸糾諸鄉以稅數低昂定役期久近爲義役期年役成民大便利銀

坑罷雖久小戶猶敷銀本錢官爲償之天中大禮助賞及軍器所需皆不以煩民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宗正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筆削類此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畫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故坎離中畫爲誠明著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晚年每爲學者稱之所著書羣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三十卷家塾編次論語五卷鏤玉餘功錄二卷子心傳道傳性傳以性傳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孫逢吉字從之吉州龍泉人也隆興元年進士第授郴州司戶乾道七年太常黃鈞薦於丞相虞允文梁克家將處以學官逢吉竟就常德教授以歸李燾劉珙鄭伯熊劉焞相繼薦之知萍鄉縣以治最聞除諸軍審計司國子博士遷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熙元年遷秘書郎兼皇子嘉王府直講二年春二月雷雪之沴交作詔求直言疏八事去蔽諛親講讀伸論駁崇氣節省用度惜名器拔材武飭戎備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居憚徙宗戚營繕寢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咨怨者多時親王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令罷役浙漕沈誥見逢吉謝曰非正言

漕計殆不可支初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潘景珪結貴倖以進司諫鄧駟屢疏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駟匠監逢吉曰優遷其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兩疏乞收駟新命不報併劾景珪脅持臺諫蔑視朝綱景珪遂罷在諫垣七十日章二十上詞旨剴切皆人所難言者改國子司業求去爲湖南提刑以秘書監召兼吏部侍郎俄爲孝宗攢宮按行事朱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小人共不便潛激上怒中批與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講筵更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即有講義已而問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



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與逐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其不可用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論韓侂冑專僭出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旣以論侂冑去龜年復以論侂冑紂臣恐賢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儉薄之徒何以立國侂冑見而惡之丞相趙汝愚旣罷侂冑專國一日從臣扈從重華宮上行禮畢駕興扈從者出宮門上馬忽傳呼侂冑至扈從者却入斂板甚恭逢吉曰旣出復入

揖臣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優人王喜除閣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汙閣職即抗疏力爭之同列密以告侂冑時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謚獻簡弟逢年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嗣服下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作周敦頤祠會宜章寇爲亂郡僚相繼引去穎獨留寇平郡守以功入爲郎奏穎有協贊之功

可大用乃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即召對者自穎始時樞密都承旨王抃以言者奉外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言太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讜論也頃之遷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闋添差通判贛州除太常博士御史中丞何澹聞繼母計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澹猶未決去乞下侍從朝列集議太學諸生攻之曰朝廷專設奉常議禮之所由出也今不從議禮所由出之地反以議禮不公而欲侍從朝列集議豈將啓逢迎希合而爲苟留進身之計乎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去右相葛邲當

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庶可兩留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出穎屢疏請上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韓侂冑用事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無聽其去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被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首遭斥逐端朝等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穎家居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劾罷之尋知

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知建寧府倪冑  
誅除集英殿修撰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對延和殿上歎  
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頴乞修改甲寅龍飛事迹誣筆除  
吏部侍郎尋遷禮部尚書升侍讀詔頴以紹熙慶元譙令  
憲玉牒辨誣余端禮趙彥逾甲寅龍飛記及趙汝愚當時  
所記事考訂削誣從實上之丐去奉祠以嘉定十一年卒  
年七十八頴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爲窮達所移雖仕多  
偃蹇而清議與之方黨論之興朱熹遺以書略曰世道反  
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怒猶未已未知終安所至極耶  
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吾誰望

耶贈光祿大夫謚文肅

商飛卿字暉仲台州臨海人淳熙初由太學登進士第任  
無爲軍教授累官至工部郎官時韓侂冑柄國氣焰薰灼  
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提舉福建路常平  
茶鹽事擢監察御史以言事迂侂冑罷爲奉常請外以秘  
閣修撰爲荆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  
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  
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以身率儉節縮浮苛糧  
饌時斂散稍稍以裕聞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冑將舉  
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

旨俾飛卿軍前傳宣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劉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紹興二十七年進士調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金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閣免由是知之遣其子栻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鉛山縣以外艱去再知常熟縣簽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氣以臨僚吏穎約以中道多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擒賊多穎計策帥上其功曰簽判宜居臣上召監進奏院進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常平茶鹽還澱水湖以泄吳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使逼塞大流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

洗冤澤物爲任間詣獄察不應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僻  
劾罷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蠲稅不  
報頴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  
而逃田盡復除直秘閣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  
補未竟劉超欲移築頴因接伴金國使入對言國家何苦  
捐百萬緡爲軍帥幸賞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淮東  
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耗餉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頴  
究覈得之以所賣數論賞而總餉增羨遷司農少卿淮西  
總領前主計者請自爲都釀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  
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江淮回易如負販狀頴以爲失王



人之體遂罷之內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歲輸穎  
菟吏弊汰冗負分月綱解自是不復那移尋除直寶護閣  
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實  
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提舉興國  
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紹興府未幾知平江府  
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興國祠以  
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召赴行在落  
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  
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在孝  
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頴奏今日之失在輕聽人言昔之

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踈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穎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言皆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徙麾節十餘年有以淹速訕之穎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冑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穎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穎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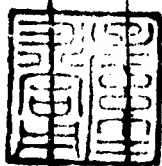
參政端禮也余繼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頴之助云

徐邦憲字文子婺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進士第三遷爲祕書郎韓侂冑開兵端同惡附和無敢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丐外知處州陞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爲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需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宣撫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相爲表裏也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言族御史徐枬擊之鐫秩罷祠

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  
冑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  
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冑專  
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賀  
正使接伴除宗正少卿回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丐祠知  
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郡疾以寶謨閣待制致仕  
卒于官年五十七謚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父  
故讀其謦書而悲之張運李舜臣職舉事修遺愛在民孫  
逢吉章穎辨正人之非邪正學之非僞君子哉商飛卿劉

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勢利所移  
故能爾耶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四

宋史四百五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黃州教授  
浙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吏  
部架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為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  
士寶慶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為祕書郎紹定  
元年遷著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咎殃  
明年兼權兵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

勉獨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  
好諂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  
壅塞下亦欺誣則成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  
孰從而上聞哉不聞則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圖之  
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  
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  
江右閩中之寇蹂踐我州縣苟浮費泛用又從而侵  
耗之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於調  
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之間  
聚斂者多推剝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蹙怨憤莫伸

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揀焚拯溺可不亟為之謀哉尋  
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差知台  
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冬召赴行在未行端平  
元年進直寶章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司  
召改尚左郎官兼職仍舊尋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  
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  
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幣願詔有司始自乘  
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  
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  
之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



之柄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衍器械未犀利城壁未繕脩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之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為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愛日力以修內治合人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彊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

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彊觀釁而動  
用兵未晚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  
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拒何兵  
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  
言內降之敝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里奄寺之  
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竿牘陳請時出禁廷此皆  
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  
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  
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  
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

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况言之未必聽聽之  
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  
光化等處兵禍甚烈然江面可藉以無憂者猶有襄  
州今又告變矣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  
險不足恃昔之所慮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  
江陵或不守則事迫勢蹙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  
拜殿中侍御史時淮西制置使兼汧江制置副使史  
嵩之兼知鄂州就鄂建牙宗勉言荆襄殘破淮西正  
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脉絡相連可以應  
援邈在鄂渚豈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為急欲

藉蒿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  
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矣所謂欲保江南先守  
江北也當別擇鄂守徑令蒿之移司齊安詔侍從兩  
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  
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夔門未必能守襄  
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  
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  
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  
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  
工役出內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

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彊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汭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為宴安所移切劇於廣廈之間而退為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

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防托上流又言求諫非難而受諫為難受諫非難而從諫為難苟聞之不以為戒玩之不以為信卒使危言鯁論無益於世用無裒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間耳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楫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奚啻倍蓰矣

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拒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為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叅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趙汝騰嘗以宗勉為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袁甫字廣微寶文閣直學士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授祕書省正字入對論君天下不可一日無懼心今之可懼者大端

有五端良者斥諂諛者用杜忠臣敢諫之門可懼也  
兵戈既興餽餉不繼根本一虛則有蕭牆之憂可懼  
也陛下深居高拱群臣奉行簿書獨運密謀之意勝  
而虛心咨訪之意微天下迫切之情無由上聞可懼  
也外患未弭內患方深而熙熙然無異平時自謂雅  
量足以鎮浮不知宴安實為鴆毒可懼也陛下恭儉  
有餘剛斷不足庸夫儉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明黜  
陟軍帥交結州郡賄賂皆自貴近化之可懼也其它  
禍幾亂萌不可悉數將何以荅天譴召和氣哉次乞  
嚴守帥之選併大軍之權興屯田之利遷校書郎轉



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偷安之根不去規摹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聞者為臺諫敢於論駁者為給舍所以戢官邪肅朝綱也今日誠體是意以行之豈復有偷安壅蔽者哉出通判湖州考常平敝原以增積貯核隱產增附嬰兒局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民事上之請蠲減婺源紬絹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萬五千餘貫月椿錢六千餘貫請照咸平紹興乾

道寬恤指揮受納徽絹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  
兩司豫蓄常平義倉備荒興脩陂塘剏築百梁丁父  
憂服除知衢州立旬講務以理義淑士心歲撥助養  
士千緡西安龍游常山三邑積窖預借為代輸三萬  
五千緡蠲放四萬七千緡郡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  
益之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庾之積凡州  
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為錢六萬一千緡  
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振濟饑  
者予粟病者予藥尺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  
曲軫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

雨雪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檄諸郡關制司聞于朝為保境捍患之圖寇迄不犯遂提點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霜殺桑春夏雨久湖溢諸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牒二百道振恤之盜起常山調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下不交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䟽言災起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

至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群工大明黜陟與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薦循良劾姦貪決滯獄所至詣學宮講說朔書院貴溪之南祠先儒陸九淵歲大旱請于朝得度牒緡錢綾紙以助振恤疫癘大作朔藥院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殆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彗星見詔求直言上䟽言皇天所以震怒者由愁苦之民衆人民所以愁苦者由貪冒之風熾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至正之歸帝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官閩鹽隸漕司例運兩綱供費

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為姦且抑州縣變賣公私  
苦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為泉漳興化民患會知  
漳州趙以夫請以廢寺租為民代輸甫并捐三郡歲  
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左翼軍本備峒寇  
招捕司移之江西甫檄使還營俄寇作唐石即調之  
以行而賊悉平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曰卿久勞于外  
篤意愛民每覽所陳備見懇惻甫奏無逸之義言知  
農夫稼穡艱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化以  
來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  
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有慕漢宣

厲精為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  
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  
不識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  
者則斷在勿行又乞專意經訓養育精神務令充實  
上與天一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  
外臣僚奏事毋得攬撫以奏是消天下謹言之氣其  
謂陛下何兼中書舍人繳奏不撓苛小謂監司郡守  
非其人則一道一州之蠹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  
足屢畝使輸券甫奏避貴虐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  
追呼迫促破家蕩產悲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

嘗講罷帝問近事甫奏惟履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  
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  
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本朝立國以仁  
陛下以為此舉仁乎否乎帝為惻然時朝廷以邊事  
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曰臣與嵩之居  
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彌忠則與臣有故嵩之易  
於主和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  
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  
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  
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

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  
行廼出甫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  
素肅報行誤耳令遂勉甫無它志翼日廼與肅江州  
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守富沙日賦六十萬  
湯中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  
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甫奏  
當以上流為急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  
叟未至甫奏臺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耿然  
有如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  
奏備邊四事曰固江陵堰瓦梁與流民復業嵩之移



京湖沿江制置使知鄂州甫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嵩之在淮西王檝由淮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留之尋命兼脩玉牒官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遷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旱魃為虐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支危亡之禍近在旦夕乞秉一德塞邪徑兼給事中岳珂以知兵財召甫奏珂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日召諸生叩

其問學理義講習之益時邐遽日至甫條十事至為  
詳明權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  
正肅有孝說孟子解後省封駁信安志江東荒政錄  
防拓錄樂事錄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  
師聖人以自得為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吾觀草木  
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  
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  
時丁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  
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槩言朝廷進退大臣

須當以禮書上忤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黻至南安盡取濂洛諸子之書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黻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鬱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克伸則憂憤忡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

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謹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饕自肆姦種相仍以譖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泆忍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迺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

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幾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翦焰緘默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而之純兩疏差彊人意廼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索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

謀陛下明燭事幾詎可墮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一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為謀

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堦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況以陛下明聖而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堦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倖門絕曲徑堦則縱俠客以堦攬關節持閹扁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簒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

力伸邪正之辯明斥媚相之非謬謬謬流出肺肝  
榮身居言責聞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斐菲略  
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咨夔臣應  
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為天下稱首然甫  
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貪饕頑忍久汙  
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  
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事會方殷民生  
膏血朘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公  
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  
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暇為



國家計哉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  
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  
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  
翼偽陰陷潛詆終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  
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  
周秩輩不以據臺綱其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  
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  
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  
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必終於空國無  
君子舉朝無公論無君子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

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堦之罪又浮於榮雖  
兩觀之誅四裔之投猶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尚何救於國  
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  
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  
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  
護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  
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  
之上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  
不止於鞭韉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昔國家乂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漢武帝之單于震龍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效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

以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耿忽天下之心單于未嘗震龍言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鳩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福何在邪武帝祠

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縉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以材署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

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  
經中書叅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  
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覩陛下自  
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今日內批明日  
內批邸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  
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  
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  
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  
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  
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

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貫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於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元祐間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鎮恩例今高氏朱氏皆舉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澤方欲除損又可增長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許又有聖旨令皇后本家分析親的骨肉聞奏亦與推恩司馬光力諫以為皇太后既損抑外親則后族亦恐未宜褒進乃令前之恩數未竟後之恩數

乘宰執懼有所專而不敢奏給舍臺諫懼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數年將何以為國故政事由中書則治不由中書則亂天下事當與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得私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慤惻開陳疏上踰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慕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慊會丁父憂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



海制置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春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召還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憂明年江上潰師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賈似道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於是黻託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疫癘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

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韞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七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韞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入太學淳熙十四年舉進士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使者王厚之厲鋒氣人莫敢嬰居安遇事有不

可平面力爭不少屈入為國子正太學博士入對首  
言人主當以知人安民為要人未易知必擇宰輔侍  
從之賢使引其類民未易安必求愷悌循良之吏以  
布其澤次言火政不修罪在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  
步兩司罪鈞異罰固不可安有薄罰一步帥而二人  
置弗問乎遷校書郎居安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  
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  
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  
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勲高胡可  
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

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意論劾主管仙都觀踰年起  
知興化軍既至條奏便民事乞行經界且言蕃舶多  
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洩銅錫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  
皆要務也通商賈以損米價誅劇盜以去民害召為  
祕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聞進取之良規遣小使寂  
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  
廟筭之上也李壁嘗語人曰比年論疆事無若王祕  
丞之明白者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  
兼權考功郎官誅韓侂冑居安實贊其決翼日擢右  
司諫首論侂冑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

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官庭砌造亭館震驚太廟之  
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  
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  
恤公議親黨姻婭躡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  
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啓南北生靈  
壯者死鋒刃弱者填溝壑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  
號哭震天軍需百費科擾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  
人怨神怒衆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冑箝制中外罔  
使陛下聞知宦官宮妾皆其私人莫肯為陛下言者  
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

改畀它將其策至善侂冑與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曦不死侂冑未可知也侂冑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列爵為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節具有顯狀縱使侂冑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兵釁未解朝廷儻不明正典刑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冑肆諸市朝是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也侂冑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右丞相陳自强素行汙濁老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姦險

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冑相去無幾乞追責  
遠竄以為為臣不忠朋邪誤國者之戒又劾曦外嫺  
郭倪郭僕竄嶺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冑用事  
箝天下之口使不得議已太府寺丞呂祖儉以謫死  
布衣呂祖泰上書直言中以危法流之遠郡居安奏  
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  
更為倚伏以治易亂則反掌而可治以亂治亂則亂  
去而復生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  
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  
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

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侖胄  
死一侖胄生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  
安言鑰與大中用宗廟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彥  
逾不可與之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  
政地遂啓侖胄專政之謀汝愚之斥死彥逾之力居  
多而彥逾者汝愚之罪人也陛下乃使與二人者同  
升不幾於薰蕕同器邪正並用乎非所以示趨向於  
天下也疏已具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  
政殿說書於是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即直前  
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言耶



二史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乾乃以迂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帝為改容御史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邂逅山陰道中謂此舉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人中龍也踰年復官知太平州當邊遽甫定歲儉汰去軍群聚寇攘居安威惠流行晏然若無事時將副劉佑為怨家詣闕告密置獄金陵居安以書抵當路辯其冤或謂佑自誣服得無嫌於黨逆乎居安曰郡有無辜死奚以守為事果白以直龍圖閣提

點浙西刑獄葛懌者用戚屬恩補官豪於貲嘗憾父之嬖既去而誣以盜株連瘦死者數人懌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閤得實立捕繫論罪械送他州入對帝曰卿有用之才也權工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裏應援賊乏食少懈主兵者稍堅持之則就禽矣會江西帥欲以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糧賊喜謀益逞帥以病卒繼者蹈其敝賊陰治械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府義丁皆恚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

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勵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矣放兵四劫掀永新撇龍泉江西列城皆震朝廷調江鄂之兵屯衡贛而他兵駐龍泉者命吉守節制焉吉守率師往幾為賊困池兵來援失利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惶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于黃山勝之賊始懼走韶州為摧鋒軍所敗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受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

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為國有人乎白諸朝吉守以祠去遂命居安節制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召土豪問便宜皆言賊恃險陟降如猿猱若鈇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勵執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勵衆皆感羅世傳果疑元勵之貳已遂交惡元勵率衆攻世傳居安語俊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卞莊子之功世傳嗾練木橋賊黨龍襲元勵俘其孥禽元勵以獻時青草峒賊亦就禽並磔于吉之南門元勵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蹇名效順而實自保俊請班師居安不許

俾因賊堡壁固守居亡何世傳果與兄世祿俱叛居  
安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禽也乃密為  
方略遣官民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群  
盜次第平居安之在軍中也賞厚罰明將吏盡力始  
終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  
之刻石紀功徙鎮襄陽以言者罷閒居十有一年嘉  
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遷工部侍郎時方受寶中  
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  
輿地寶王之歸蓋思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  
月以集英殿修撰提舉玉隆宮未幾以寶謨閣待制

知温州郡政大舉理宗即位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  
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將行鹽  
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於鹽可  
盡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  
治部使者遣左翼軍將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  
寇角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  
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丘銳者授以計畫至汀而賊  
已至郡矣州人大懼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華銳  
出入賊中指期約降有以右班攝汀守者倔彊好大  
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己功賊知其謀敗降約

而建劔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  
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  
於兵事不學而能必誅峒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  
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嚴集行  
世

論曰李宗勉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相負公清之稱  
袁甫學有本原善達其用持節所過其民至今思之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亦難能者王居安掃除群  
邪以匡王國其志壯哉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四

[ General Information]

□□=□□□□□□□ □□ 113

□□=□□□□□□□□

□□=150

□□□=□□□□□

□□□□=1937

SS□=12460468

DX□=000007545086

url=http://book2.d  
uxiu.com/search?&c  
hannel=search&gtag  
=&sw=%B0%D9%F1%C4%  
B1%BE%B6%FE%CA%AE%  
CB%C4%CA%B7++%CB%C  
E%CA%B7++113&year=  
&sectyear=&seb=0&p  
id=0&showc=0&fenle  
iID=&Pages=1&searc  
htype=1